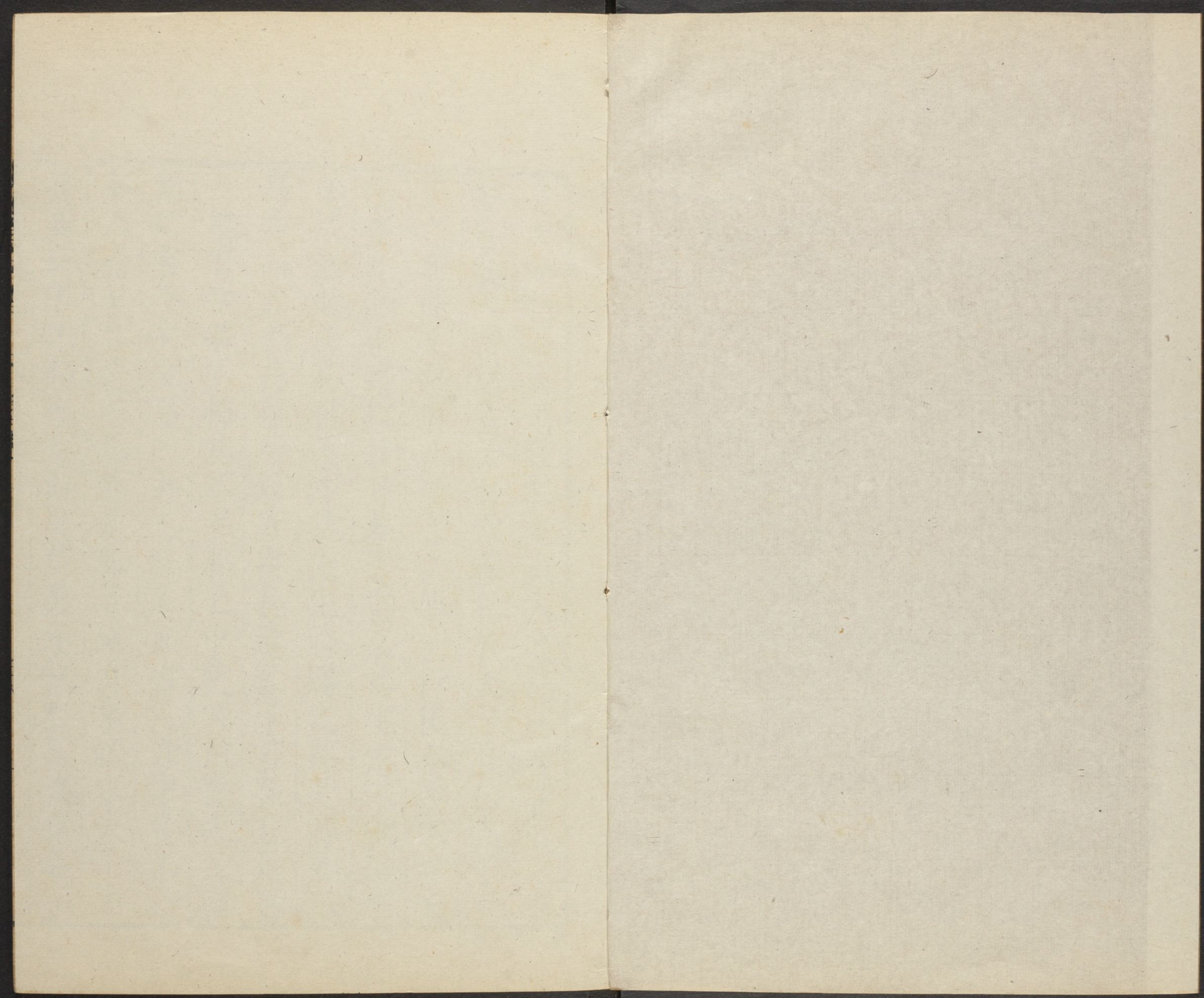


T5238.0/0623

+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有
印

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

園之妻

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

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大

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

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

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

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

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

今人而至於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

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吊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

無一事書口八牽扯過去

夫
子
美

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叅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斬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

汴也是爲銘

變文 故御史周君碣

柳

議論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虐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執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

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
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
軌

黃憲列傳

東漢書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
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
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
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
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

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
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
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
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
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
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
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
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

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
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
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
祖穆侯以爲憲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
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
著論云

何蕃傳

韓

敘事變化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威舉進士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

士助教博士以狀申訟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
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
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
夫知蕃者比肩立莫不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
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
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
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明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
生歸養于和州諸生
乃用舍中於是太
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
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

借議論敘事

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
 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
 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
 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
 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
 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
 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
 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
 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

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
 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安重誨傳

歐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為將以驍勇知名
 梁攻朱宣於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
 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為中門使及
 兵變於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郭彥威決之明
 宗即位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
 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
 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

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
 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矜功寵威
 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
 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
 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
 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
 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
 罪死虔决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
 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
 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於

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
 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
 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與
 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
 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
 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
 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
 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
 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於西郊
 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

提綱

結

夜雖白何爲遂却而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効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旣以天下爲已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強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

出而知祥貳仁矩未一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卽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攻副攻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攻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諫之及攻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

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肉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耶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卿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御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

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卽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

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
事重誨由是不敢復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
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兩川
守將更伐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
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爲圖已益不自安旣而
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嚴又分閬州
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
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
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
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

戶部尚書李鱗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
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鱗卽引諜者見重誨重誨
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
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
貶鱗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
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
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
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
右皆爲之辨旣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
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

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曾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

種運日夜不絕斃踏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搆幾不自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子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懇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

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卽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於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於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拜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拜與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答拜

從璋以槓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去妻皆死流血盈庭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吾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

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旣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巢谷傳

小蘇

脫所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

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饑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

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
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
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
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
梅州遺予書曰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
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
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
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
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
此至彼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

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
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獠竊其橐
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
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
昔趙襄子厄于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沉
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
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
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
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
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

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丐者王承福傳

韓

丐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鋸不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丐

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噐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鋸以嬉夫鋸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力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鋸以入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剛之其隣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
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
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
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
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
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五口能薄而功小

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善家而力不足
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
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
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
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
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
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
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
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
而自鑒焉

毛穎傳

韓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屬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恠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

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
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
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
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
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廿六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

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以肥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
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
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
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
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
少恩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豪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富豪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倣慕莫能如也借議論叙事精鍊之文有問之對曰豪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
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
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
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此本揚子問鑄金得鑄人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柳

此文體方不如巧者傳圓轉然亦文之佳者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備隙宇而

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

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

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

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

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

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

委羣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

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

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

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

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

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

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

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
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
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
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
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以就役焉世其屬雖整而露筋骨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
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

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
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
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
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
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
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
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及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
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
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
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
鋸以佐其藝又而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
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
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抑之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
其智悠爾而去之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忍而不能以捨也喪其制量歷而不能守也棟撓
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
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
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六一居士傳

歐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
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

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
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
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
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
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
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
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
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
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

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
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
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
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
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
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
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
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
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

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許氏世譜

王

伯陽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

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陽其生後先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伯至侯蓋采子侯愆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蓋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

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攻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聞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住

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竒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竒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圍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圍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爲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

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
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
丹卽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案
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庾言告守者
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
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
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
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
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
弊其鋒也卒與俱一死者皆天下豪俊義士云唐亡遠

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
稠沈毅有信任江南李氏叅德化軍事稠生規好道
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
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
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
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亡兒
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
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逖迴三子
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
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羣臣逖當遷讓其兄

遂 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能
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
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均爲進士逖
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歎竒之以爲崇文館
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
相趙普竒其意以爲與已合知興元府起鄴侯廢堰
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
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已
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
怡今爲太子中舍兼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

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
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
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
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
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廻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
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李
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
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大廟齋郎臨川王某曰
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
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考是論之夫伯夷

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
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
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
而與夫夔皋熊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文編卷之六十三 終

